

经典名著 价值阅读

安娜·卡列尼娜

Anna Karenina

[俄罗斯] 列夫·托尔斯泰 / 著
王思婷 / 译

名家名译
经典读本

Wordsworth
Classics (下)

推荐读本（全译插图版）

世界文学经典盛宴 品味纯正的经典味道

俄国革命的镜子

一部社会百科全书式的文学经典
一首歌颂人类同情心的最美好的诗篇
一个女人为追寻真爱付出生命代价的故事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Anna Karenina

安娜·卡列尼娜

[俄罗斯] 列夫·托尔斯泰 / 著
王思婷 / 译



(下)

© [俄罗斯] 列夫·托尔斯泰 2017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安娜·卡列尼娜 ; 全 2 册 / (俄罗斯) 列夫·托尔斯泰著 ; 王思婷译. -- 沈阳 : 万卷出版公司, 2017. 9
(经典名著价值阅读)

ISBN 978-7-5470-4618-0

I. ①安… II. ①列… ②王… III. ①长篇小说-俄罗斯-近代 IV. ①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00049 号

出 品 人: 刘一秀

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

印 刷 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 145mm×210mm

字 数: 772 千字

印 张: 26

出版时间: 2017 年 9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张冬梅

责任校对: 段云娜

封面设计: 宋双成

排版制作: 文贤阁

ISBN 978-7-5470-4618-0

定 价: 66.00 元 (全 2 册)

联系电话: 024-23284090

常年法律顾问: 李福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24-23284090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联系电话: 0316-2516500



第一部	001
第二部	121
第三部	244
第四部	356
第五部	435
第六部	550
第七部	672
第八部	773

十七

卡列宁回到寂寞的房间里，不禁回忆起在宴会间和宴会后的谈话在他心中产生的印象。他恼火于多丽谈到的关于饶恕的话题。他对基督教的教义抱着一种什么样的态度，这很难说。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卡列宁对于宽恕给予了否定的答复。在所有的谈话中，愚笨、温厚的图罗夫岑将一句话深印在他心上：这样的行为才是真正的男子汉！他要求卡列宁决斗，把他打死。很明显大家都赞同，不说出来只是缘于礼貌。“此事已定，多想无益。”卡列宁自言自语。因此除了当下的旅行和调查工作，再无事可想。他走进房间，询问守门人仆人的去向；守门人回答说刚刚出去。卡列宁吩咐端杯茶水，然后坐在桌旁，拿起旅行指南，开始考虑他的旅行路程。

“有两份电报，”跟班回来，走进房间说，“请原谅，大人，我刚才出去了。”卡列宁拿起电报，拆开来看。第一封电报是宣布斯特列莫夫担任卡列宁所渴望的那个职位。卡列宁扔下电报，微微涨红了脸，立起身来，开始在房间里来回踱着。“上帝要毁灭谁，就使谁发疯。^①”他说。这里的“谁^②”，他指的是那些促成这项任命的人。他倒不是因为自己没有得到这个位置、自己显然被人忽略了而懊恼，而是因为那个油嘴滑舌的吹牛大家斯特列莫夫是比谁都不胜任这个职务，这点他们竟没有看出，在他看来是不可理解的、奇怪的。他们怎么会看不出，提出这项任命是怎样毁灭了他们自己，怎样损害他们的威信^③哪！

“又是这一类事情吧，”他痛心地自言自语，一面拆第二封电报。电报是妻子打来的。蓝铅笔写的“安娜”这个名字首先映入他的眼帘。“我要死了，我求你，我恳求你回来。得到你的饶恕，我死也瞑目。”他阅读着，他轻蔑地笑了笑，扔下了电报。他开头想，这无疑

① 原文为拉丁语。

② 原文为拉丁语。

③ 原文为法语。

是诡计和欺骗。“她什么欺骗的事干不出来呀？她多半要生孩子了。也许是难产吧。可是他们到底是什么目的呢？要使生下的孩子成为合法的，损害我的名誉，阻碍离婚吗？”他思忖着。“可是电报里明明写着：我要死了……”他重读一遍电报。突然电报里的字句的明明白白的意义打动了。他。“假如是真的呢？”他自言自语，“假如真的，她在痛苦和临死的时候诚心地忏悔了，而我，却把这当作诡计，拒绝回去？这不但是残酷，每个人都会责备我，而且在我这方面讲也是愚蠢的。”

“彼得，去叫一辆马车，我要回彼得堡去。”他对跟班说。

卡列宁决定回彼得堡去看妻子。要是她的病是假的，他就不说一句话，又走开。要是她真是病危，希望临死之前见他一面，那么如果他能够在她还活着的时候赶到的话，他就饶恕她；如果他到得太迟了，他就参加她的葬仪。一路上，他不再考虑他应该做些什么。卡列宁带着在火车上的一夜所引起的疲劳和不清洁的感觉，在彼得堡的晨雾中乘马车经过空荡荡的涅瓦大街，眼睛望着前方，头脑不去思考有什么事在等着他。他不能够想这个，因为一想到将要发生的事，他就不能够从脑中驱除掉这个念头：她的死会立刻解决他的困难处境。面包房、关着门的铺子、夜间的马车、打扫人行道的工人在他眼前掠过。他注视着这一切，竭力使自己不去想等待着他的事情，不去想那他不敢希望，却又在希望的事情。他的马车驶近大门口。大门口停着一辆出租马车和一辆轿车，轿车上坐着的马车夫在打瞌睡。卡列宁走进门厅，好像从脑子的深远角落里掏出了决心，核对了一下。那决心就是：“假如是假的，那么就一言不发地予以蔑视，一走了之。如果是真的，那就顾全大局，照章办事。”不等卡列宁打铃，看门人早就把门打开了。看门人叫彼得罗夫，另一个名字叫卡皮托内奇，他穿一件旧礼服，不打领带，脚上套着一双便鞋，模样十分古怪。

“太太怎么样？”

“昨天平安地生产了。”卡列宁站住了，脸色发白。他这才清楚地领会到他曾多么强烈地渴望她死掉。

“她身体好吗？”

柯尔尼系着早晨用的围裙跑下楼来。

“很坏呢，”他回答，“昨天举行过一次医生会诊，这时医生也在。”

“把行李拿进来，”卡列宁说，听说还有死的希望，他就感到稍稍安心了，他走进了门厅。在衣架上，挂着一件军人的外套。卡列宁看到了问：“什么人在这儿？”

“医生、接生妇和弗龙斯基伯爵。”卡列宁走进里面的房间。客厅里没有一个人。听到他的脚步声，接生妇戴着有淡紫色丝带的帽子从她的书房里走出来。她走到卡列宁面前，由于死的迫近而不拘礼节了，一把抓住他的手，拉着他向寝室走去。“谢谢上帝，您回来了！她不住地说着您，除了您再也不说别的话了，”她说。“快拿来。”医生的命令的声音从寝室里传出来。卡列宁走进她的卧房。

弗龙斯基侧身坐在桌旁一把矮椅上，两手掩着脸，在哭泣。他听到医生的声音就跳起来，把手从脸上放下，看见了卡列宁。见到她的丈夫他很窘，又坐下去，把头缩进去，好像要隐没的样子；但是他努力抑制住自己，立起身来，说：“她快要死了。医生说没有希望了。我听凭您的处置，只是请让我在这里……不过，我听凭您处置。我……”卡列宁看到弗龙斯基的眼泪，感到了每当他看见别人痛苦的时候心头就涌现的慌乱情绪袭上心来，于是把脸避开，他急急地向门口走去，没有听完他的话。从寝室里传来安娜在说什么话的声音。她的声音听上去好似很快活、很有精神，带着异常清晰的声调。卡列宁走进寝室，走到床边。她躺在那里，脸朝着他。她的两颊泛着红晕，眼睛闪耀着，她那从睡衣袖口里伸出来的小小的白皙的手在抚弄着绒被的边角，扭绞着它。看上去好像她不但健康、容光焕发，而且处在最快乐的心境中。

她迅速地、响亮地以异常准确的发音和充满感情的语气说着。“因为阿列克谢——我是说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两人都叫阿列克谢，多么奇怪而又可怕的命运，不是吗？）——阿列克谢不会拒绝我的。我会忘记，他也会饶恕我……可是他为什么不来呢？他真是个好人啊，他自己还不知道他是个多么好的人呢。噢，我的上帝，多苦恼呀！给我点水喝吧，快点！啊，这对于她，对于我的小女孩可有害呢！啊，那么也好，就把她交给奶妈吧。是的，我同意，这样倒也好。他要来了，看见她会不舒服哩。把她抱走吧。”

“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他来了。他在这里！”接生妇说，竭力引她注意卡列宁。

“啊，真是瞎说！”安娜继续说，没有看到她丈夫，“不，把她给我吧，把我的小女孩给我吧！他还没有来呢。您说他不会饶恕我，那是因为您不了解他。谁也不了解他，只有我一个人，就是我也很困难呢。他的眼睛，我应该知道——谢廖扎的眼睛就和他的一模一样——我就是因为这缘故不敢看它们呢。谢廖扎吃饭了吗？我知道大家都会忘掉他。他不会忘掉。谢廖扎得搬到拐角的房间里去，要玛利埃特和他一道睡。”突然她畏缩了，静默了，她恐怖地把手举到脸上，就像在等待什么打击而在自卫似的。她看到了她的丈夫。“不，不！”她开口了，“我不怕他，我怕死。阿列克谢，到这里来吧。我要赶快，因为我没有时间了，我活不了多久了；马上就要发烧，我又会糊涂了。现在我明白，什么都明白，什么都看得见！”

卡列宁那皱着眉头的脸现出了痛苦的表情；他拉住她的手，竭力想说什么，但是他说不出来；他的下唇颤动着，但是他还是拼命克制他的激动情绪，只是不时地瞥她一眼。而每当他瞥视她的时候，他就看到了她的眼神带着他从来不曾见过的那样温柔而热烈的情感望着他。

“等一等，你不知道哩……等一等，等一等！……”她停住了，好像要集中思想似的。“是的，”她开口说，“是的，是的，是的。这就是我所要说的话。不要认为我很奇怪。我还是跟原先一样……但是在我心中有一个女人，我害怕她。她爱上了那个男子，我想要憎恶你，却又忘不掉原来的她。那个女人不是我。现在的我是真正的我，是整个的我。我现在快要死了，我知道我会死掉，你问他吧。就是现在我也感觉着——看这里，我的脚上、手上、指头上的重压。我的指头——看它们多么大啊！但是一切都快过去了……我只希望一件事：饶恕我，完全饶恕我！我坏透了，但是我的乳母曾经告诉过我：那个殉难的圣者——她叫什么名字？她还要坏呢。我要到罗马去，那里有荒野，这样我就不会打扰任何人了，只是我要带了谢廖扎和小女孩去……不，你不会饶恕了！我知道这是不可饶恕了！不，不，走开吧，你太好了！”她把他的手握在一只滚烫的手里，同时又用另一只手推开他。

卡列宁的情绪的混乱越来越增长，现在竟达到了这样的地步，他已不再和它斗争了。他突然感觉到他所认为的情绪混乱反而是一种幸福的精神状态，那忽然给予他一种从来未曾体验过的新的幸福。他没有想他一生想要恪守的、教他爱和饶恕敌人的基督教教义；但是一种爱和饶恕敌人的欢喜心情充溢了他的心。他跪下把头伏在她的臂弯里（隔着上衣，她的胳膊像火一样烫人），像小孩一样呜咽起来。她搂住他的光秃的头，更挨近他，带着夸耀的神情抬起她的眼睛。“那是他，我知道！那么饶恕了我吧，饶恕我的一切吧！……他们又来了，他们为什么不走开？……啊，把我身上的这些皮外套拿开吧！”医生移开了她的手，小心地让她躺在枕头上，用被单盖住她的肩膀。她顺从地仰卧着，用闪光的眼睛望着前面。“记住一件事，我要的只是饶恕，除此以外，我不再要求什么了……他为什么不来？”她转脸向着门口，朝着弗龙斯基说。“来呀，来呀！把你的手给他吧。”弗龙斯基走到床边，一看见她，又用双手捂住脸。

“把脸露出来，瞧瞧他，他是个圣人，”她说，“把脸露出来，露出来！”她怒气冲冲地说。“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让他把脸露出来！我要看看他。”卡列宁抓住弗龙斯基的双手，把它们从脸上拉开。弗龙斯基的脸由于痛苦和羞愧，显得十分难看。

“把手给他！你饶恕他吧！”

卡列宁把手伸给他，忍不住流出眼泪。

“感谢上帝，感谢上帝！”她说，“现在一切都准备好了。只要把我的腿拉拉直吧。哦，好极了。这些花画得多难看呀，一点也不像紫罗兰，”她指着糊墙的花纸说。“我的上帝！我的上帝！这一切几时了结呀？给我点吗啡。医生！给我点吗啡。啊，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她在床上翻来覆去。

医生们说这是产褥热，死亡率高达99%。她整天发高烧，说胡话，处于昏迷状态。半夜里病人躺在床上失去了知觉，几乎连脉搏也停止了。

随时都会死亡。弗龙斯基回家去了，但一早又来探听病情。卡列宁在前厅遇见他，说：

“请留在这里吧，她也许会问到您的，”于是亲自领他走进妻子的卧室。到早晨，她又兴奋和激动起来，思想和言语滔滔如流，未

后又神志不清了。到第三天又是一样，医生说还有希望。这天，卡列宁走进弗龙斯基坐在那儿的书房，关上门，在他对面坐下来。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弗龙斯基感到是表明一切的时候了，说，“我什么也说不出，我什么都不明白。饶恕我吧！不论您多么痛苦，但是相信我，我更痛苦。”

他想站起来，但卡列宁拉住他的手说：

“我求您听我说，这是必要的。我应当表明我的感情，那种指导过我、而且还要指导我的感情，这样您就不至于误解我了。您知道我决定离婚，甚至已开始办手续。我不瞒您说，在开始的时候，我踌躇，我痛苦；我自己承认我起过报复您和她的愿望。收到电报的时候，我是抱着这样的心情来这里的，说得更明白些：我希望她死。可是……”他停了停，考虑要不要向他表白他的感情。“但是我看见她，就饶恕她了。饶恕的幸福向我启示了我的义务。我完全饶恕了。我要把另一边脸也给人打，要是人家把我的上衣拿去，我就连衬衣也给他。我只祈求上帝不要夺去我的这种饶恕的幸福！”他的眼里噙着泪水，他那明亮、安详的目光使弗龙斯基大为感动。“这就是我的态度。您可以把我践踏在污泥里，使我遭到世人的耻笑，但是我不抛弃她，而且我不说一句责备您的话，”他说下去，“我的责任给我明确规定：我应当同她在一起，我将同她在一起。要是她想见您，我会通知您的，但现在，我想您还是离开的好。”

卡列宁站起身来，失声痛哭，再也说不下去了。弗龙斯基也站起来，弯着身子、没有把腰挺直，皱着眉头仰望着他。他不理解卡列宁的感情，但是他感觉到这是一种更崇高的、像具有他这种人生观的人所望尘莫及的情感。

十八

弗龙斯基同卡列宁谈过话以后，弗龙斯基就走上卡列宁家门口的台阶，站住了，好容易才想起了他是在什么地方，他应当步行还是坐车到什么地方去。他感到羞耻、屈辱、有罪，而且被剥夺了洗净他的屈辱的可能。他感到好像从他一直那么自负和轻快地走过来

的轨道上被抛出来了。他所有的生活习惯和准则，以前看来是那么坚定不移，如今突然显得荒谬而不适用了。受了骗的丈夫，以前一直显得很可怜的人，是他的幸福的一个偶然的而且有几分可笑的障碍物，突然被她亲自招来，抬到令人膜拜的高峰，在那高峰上，那丈夫显得并不阴险，并不虚伪，并不可笑，倒是善良、正直和伟大的。弗龙斯基不由得这样感觉。他们扮演的角色突然间互相调换了。弗龙斯基觉得他崇高，自己卑鄙；他正直，自己堕落。他感觉到那丈夫在悲哀中也是宽大的，而他在自己搞的欺骗中却显得卑劣和渺小。但是他在这个受到他无理地蔑视的人面前所感到的自己的卑屈只不过形成了他的悲愁的一小部分而已。他觉得自己无比不幸的是，他认为近来渐渐冷下去的对安娜的热情，如今因为意识到他将永远失去她而变得空前强烈。他在她患病期间彻底认识了她，了解了她的心，他觉得他以前其实不爱她。现在，当他开始了解她，而且恰如其分地爱她的时候，他却在她面前受了屈辱，永远失去了她，只是在她心中留下了可耻的记忆。最叫人受不了的是，当卡列宁拉开他蒙着羞愧的脸的双手时，他现出那种又可笑又可耻的模样。他站在卡列宁家门口的台阶上，像个失魂落魄的人，茫然不知所措。“您要叫辆马车吗？”看门人问。

“好的，马车。”

过了三个不眠之夜以后回到家里，弗龙斯基没有脱衣服就伏到沙发上，合拢两手，把头枕在手上。他的头迷迷糊糊的。浮想、回忆和种种稀奇古怪的念头，一个又一个清晰地在头脑里迅速交替起伏：忽而是他给病人倒的、溢出汤匙的药水，忽而是接生婆的一双白手；忽而是卡列宁跪在床前地板上的古怪姿势。“睡吧！别想啦！”他那么平静而自信地对自己说，就像一个健康的人疲倦了要睡马上就可以睡着似的。果然，在同一瞬间，他的头开始昏昏沉沉，而他就开始沉入忘却的深渊了。恍恍惚惚的生命的波涛刚袭上他的头脑，就仿佛有一道强烈的电流突然穿过他全身。他颤抖得这样厉害，以致他整个身子从沙发的弹簧上弹跳起来，撑住两手，惊惶地跪起来。他的眼睛大睁着，好像他完全没有睡似的。他刚才感到的头脑沉重和四肢无力的感觉突然消失了。

“您可以把我踩进污泥里，”他仿佛听见了卡列宁的话，他看见

他站在面前，他看见安娜热辣辣的绯红面颊和她那双热情地望着卡列宁而不望他的水汪汪眼睛。他又仿佛看见卡列宁把他的手从他的脸上拉开的时候他自己那愚蠢而可笑的态度。他又伸直两腿，照原来的姿势猛然扑到沙发上，闭上眼睛。“睡吧！睡吧！”他对自己重复说。但是他的眼睛虽然闭上了，他却更鲜明地看见了如他在赛马之前那个难忘的晚上看到的安娜的面孔。“这一切都完了，再也不会有了，她要把这从她的记忆里抹去了。但是我没有它就活不下去。我们怎样才能和好呢？我们怎样才能和好呢？”他说出声来，无意识地重复这句话。这样重复着，使塞满他脑子里的种种形象和回忆无法翻腾起来。但这样抑制他的胡思乱想并没有多久。他的最幸福的时刻，接着是他现在的屈辱，又一幕接着一幕地，飞快地在他心头闪过去。“拿开他的手，”安娜的声音说。他移开了手，感到自己脸上的羞愧和愚蠢的表情。他一直躺着，竭力想睡着，虽然觉得毫无希望。他不断地小声重复着所想的事情中的个别字句，希望借此制止出现新的形象。他留神细听，只反复听见古怪的疯狂低语：“我没有珍视它，没有享受它，我没有珍视它，没有享受它。”

“怎么回事呢？我发疯了吗？”他自言自语，“也许是吧，人们怎么会发疯，怎么会开枪自杀？”他自己给自己作答，接着睁开眼睛，惊奇地发现自己脑袋旁放着他嫂嫂瓦里娅亲手做的绣花靠枕。他摸摸靠枕的流苏，竭力想着瓦里娅，想着他最后一次看见她的情景。但是去想任何不相干的事都是痛苦的。“不，我非睡不行！”他把靠垫移上来，把头紧偎着它，但是要使眼睛闭上是得费点气力的。他跳起来，又坐下去。“我一切都完了，”他自言自语，“我该想想怎样办好。我还有什么呢？”他的思想迅速地回顾了一遍与他安娜的爱情无关的生活。

“功名心吗？谢尔普霍夫斯科伊吗？社交界吗？宫廷吗？”他得不到着落。这一切在以前是有意义的，可是现在没有什么了。他从沙发上起身，脱下上装，解开皮带，露出毛茸茸的胸脯，以便更加舒畅地呼吸，然后在房间里踱起步来。“人们就是这样发疯的，”他重复说，“人们就是这样自杀的……为了不受屈辱，”他慢慢地补充说。

他走到门口，把门关上；然后，他目光呆滞，咬紧牙关，走到

桌旁，拿起手枪，察看一下，转动枪膛，思索起来。有两分钟光景，他垂着头，脸上带着苦苦思索的表情，手里拿了手枪，一动也不动地站着，他在沉思。“当然，”他对自己说，好像一种合乎逻辑的、连续的、明确的推理使他得出了确切无疑的结论，实际上这个他所确信的“当然”，只不过是反复兜他在最后一个钟头内已兜了几十个来回的想象和回忆的圈子的结果。无非是重温那些一去不复返的幸福往事，无非是想到未来毫无意义的生活，无非是感受自身所受的屈辱，无非是这些情感和思绪的不断重复出现。“当然，”他第三次沿着那荒诞的回忆和思索的圈子打转时，重复说。他一只手使劲地握住手枪，仿佛把它紧握在拳头里，枪口对准左胸，扣动了枪机。他没有听见枪声，但是他胸部受的猛烈打击把他打倒了。他想要抓住桌子边，丢掉手枪，他摇晃了一下，坐在地板上，吃惊地向周围打量。从地板上仰望桌子的曲腿、字纸篓和虎皮毯子，连自己的房间也不认得了。仆人匆匆走过客厅的脚步声使他清醒过来。他定神一想，发现自己坐在地上。看到虎皮毯子和他的手臂上的血，他才知道他差点开枪自杀了。

“笨蛋！没有打中。”他一面说，一面摸索手枪。手枪就在他身旁，但是他却往远处搜索。还在摸索着，他的身体向相反的方向探过去，没有足够的气力保持平衡，他倒下了，血流了出来。那个留络腮胡子的文静的仆人，平日常向熟人诉说自己神经衰弱，这会儿看见老爷躺在地板上，吓坏了，竟让他还留在血泊中，自己跑去求救。一小时后，他的嫂嫂瓦里娅来了，靠着她从各方面请来的、而且同时到达的三个医生的帮助，她把受伤的人抬上了床，自己留在那里看护他。

十九

卡列宁在此事上犯了错误——他忽视了妻子虔诚的悔悟，当他打算见她时，他是可以原谅她的，那样她或许不会死——从莫斯科回来后的两个月，错误彻底显现。他所犯的错误，是因为对偶然情况出现的概率始料未及，还因为他在不了解自己内心的情况下同垂

死的妻子见面。他此生头一次在妻子的病榻旁心生怜悯。以前勾起他怜悯之情的都是缘于别人的痛苦，曾经他认为这种感情对自己不利，羞于被其支配。如今却对她充满怜悯，他后悔曾迫切地希望她死去，此刻占领他内心的是饶恕的快乐，不但立刻使他感到自己的痛苦减轻，而且精神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宁静。他豁然明了，他精神快乐的源动力正是之前那些使他痛苦的根源。当他用谴责、逃避和憎恨来面对一个人的时候，毫无退路。但当饶恕和爱占据他的内心时，一切简单明了，所有曾经难以破解的困局均迎刃而解。他饶恕了他的妻子，为了她的痛苦和悔悟而怜悯她。他饶恕了弗龙斯基，而且很可怜他，特别是在他听到他的绝望行动的传闻以后。他也比以前更加爱惜他的儿子了，他现在责备自己太不关心他。他对新出生的小女儿的感情更是特殊，不仅怜悯，而且慈爱。起初他只是出于怜悯而照顾这个柔弱的新生小女孩。她不是他的女儿，在她母亲生病时被弃在一边，要不是他去关怀她，她准会死去。他自己也没有觉察出他是多么疼爱她。他每天到育儿室去好几次，而且在那里坐很久，使得那些最初害怕他的奶妈和保姆在他面前都十分习惯了。有时他会在那里连续坐半个钟头，默默地凝视着这睡着的婴儿的橙红色的、长着绒毛的、带有皱纹的小脸，望着她那皱起的额头的动作，那捏着拳头，揉擦着小眼和鼻梁的胖胖的小手。在这种时刻，卡列宁心里觉得特别宁静，看不出自己的处境有什么异常，有什么需要改变的地方。但是随着时光的流逝，他逐渐清楚地看出来不管这种处境在他看来是多么自然，都不允许他长此下去。他感到，除了支配他心灵的善良精神力量之外，还有一种粗暴的、同样强大甚至更加强大的力量在支配他的生活，这种力量不让他保持他所渴望的内心的宽宏与平静。他感到大家都带着疑问的惊异神情望着他，不理解他，而且人们对他还期待着什么。特别是他感到他和他妻子的关系是不稳固和不自然的。由于死亡临近而对她产生的宽容心情过去以后，卡列宁发觉安娜怕他，看见他就觉得痛苦，不敢正视他的眼睛。她好像很想对他说什么话，但又打不定主意；而且好像预感到他们现在的关系不能继续下去，她对他期待着什么。

2月底，安娜新生的女儿，也叫安娜的小女孩忽然病了。早晨卡列宁走到儿童室，吩咐去请医生以后，就到部里去了。办完了公事，

他三点多钟回到家。走到门厅，他看到一个穿着镶金边的制服，戴着熊皮小帽的漂亮的男仆，手里拿着一件白裘斗篷。

“什么人来了？”卡列宁问。

“培特西公爵夫人。”仆人回答。卡列宁觉得他似乎在微笑着。

在这整个困难的期间，卡列宁发现，他在上流社会的熟人，特别是妇女，对他和他的妻子都特别关心。他看到所有这些相识的人都煞费苦心地掩饰着他们所感到的幸灾乐祸的喜悦，这就是他在律师的眼里和刚才在这个男仆的眼里所觉察出的那种喜悦。大家好像都喜气洋洋，就像他们刚刚举行过婚礼一样。当别人遇见他时，总是勉强掩饰内心的喜悦，向他打听他妻子的健康状况。

培特西公爵夫人的到来，同她有关的一些回忆，以及对她的反感，使卡列宁觉得不快，于是他就一直走到育儿室去了。在第一间育儿室，谢廖扎伏在桌上，两脚搁在椅子上，一边画着什么，一边兴致勃勃地说着话。在安娜病中代替了法国女教师的英国女教师坐在这孩子旁边，正在织一条披肩。她慌忙站了起来，行了礼，拉了拉谢廖扎。卡列宁摸了摸儿子的头发，回答了女教师对太太健康的问候，又问关于婴儿^①的病医生是怎么说的。

“医生说不要紧，他吩咐给她洗洗澡，老爷。”

“可是她一直不舒服啊。”卡列宁倾听着隔壁房里婴儿的哭声，这样说。

“我想是那个奶妈不行，老爷。”英国女教师断然说。

“您为什么这样想？”他问，突然站住了。

“同波利伯爵夫人家一样，老爷，他们给孩子看病，原来只是孩子饿了，奶妈没有奶，老爷。”卡列宁沉吟了一下，站了一会儿之后，他走进隔壁房间。婴儿仰着头躺着，在奶妈的怀里扭动，不肯吮吸伸给她的丰满的乳房；而且虽然奶妈和俯向她的另外一个保姆同时在哄她，她还是不停地哭。“还是没有好一点吗？”卡列宁问。

“她很不安静哩。”保姆低声地回答。

“爱德华小姐说，恐怕奶妈没有奶。”他说。

“我也这样想，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

① 原文为英语。

“那您为什么不说呢？”

“对谁说呢？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还病着……”保姆不满地说。

保姆是家里的老仆人。从她这简单的一两句话里卡列宁听出对他地位的暗示。

婴儿哭得比以前更大声了，她挣扎着，呜咽着。保姆做了一个失望的手势，走到她那里，从奶妈的怀里把她接过来，开始来回走着，摇着她。

“得请医生来给奶妈检查一下。”卡列宁说。

穿得很漂亮、样子很健康的奶妈，想到要解雇她很吃惊，暗自嘟囔了句什么，掩上她的丰满的胸脯，因为人家对她的乳量表示怀疑，她轻蔑地微微一笑。在她这个微笑里，卡列宁也看出了对他地位的嘲弄。

“可怜的孩子！”保姆说，同时哄着婴儿，仍旧抱着她来回地踱着。

卡列宁在椅子上坐下来，带着沮丧和苦恼的脸色，望着踱来踱去的保姆。孩子终于停止哭泣，被放在一张深陷进去的小床里，保姆拍平了小枕头，就离开了她。这时他在餐室里按了按铃，吩咐进来的仆人再去请医生。他恼怒妻子不关心这个可爱的婴儿，怀着这种恼怒的心情，他不愿意到她那里去，他也不愿意见培特西公爵夫人，但是他的妻子也许会奇怪他为什么没有像平常一样到她那里去；因此，他勉强自己向卧室走去。他踏着柔软的地毯走到门口时，无意中听到了他不愿意听到的谈话。

“要是他不出门，那我能理解您的拒绝和他的拒绝。但是您的丈夫应当不过问这些事。”培特西公爵夫人说。

“我不愿意这样倒下不是为了丈夫，而是为了我自己。这事别提了！”安娜声音激动地说。

“是的，但是您不能不愿意向一个曾经为了您自杀的男子告别……”

“我就是因为这个缘故而不愿意。”

卡列宁脸上露出惶恐和负疚的神色停住脚步，本想悄悄地退回去；但是一想到这会有损尊严，他又转回来，咳嗽了一声，向卧室走去。说话声停止了，他走了进去。

安娜穿着一件灰色睡衣，坐在一张躺椅上，她的圆圆的头上留

着剪短了又长起来的、像浓密的毛刷一般的乌黑的头发。像以往一样，一见到丈夫，她脸上的活泼神气顿时消失。她低下头，不安地朝培特西公爵夫人看了一眼。培特西公爵夫人的穿着十分时髦，帽子好像灯罩一样高耸在她的头顶上，身穿一件斜条的一端伸向领口，一端伸向裙子的显眼的淡灰色的衣服，坐在安娜旁边，她的高高的扁平的躯体挺得笔直，头垂着，露出嘲弄的微笑迎接卡列宁。

“啊！”她仿佛吃惊似的说，“您在家里，我很高兴。您哪儿也不露面。自从安娜病了以后，我就没有看见过您。我通通听说了——您是怎样焦急的。是的，您真是一个了不得的丈夫哩！”她带着意味深长和亲切可爱的神气说，仿佛因为他对待妻子的行为，她要给他颁发一枚宽宏大量勋章似的。

卡列宁冷冷地点了点头，吻了吻妻子的手，问了问她的健康状况。

“我觉得好些了。”她说，避开他的目光。

“但是您的脸色好像还有点发烧的样子。”他说，着重在“发烧”这个字眼上。

“我同她谈话谈得太多了，”培特西公爵夫人说，“我觉得这是出于我这方面的自私。我要走了。”

她站起来，但是安娜突然涨红了脸，急忙抓住她的手。

“不，请您等一下，我有话要对您说……不，是对您说。”她转向卡列宁说，她的脖子和前额都红了。“我不愿意也不能对您隐瞒什么事。”她说。

卡列宁把手指扳得咯咯响，垂下了头。

“培特西公爵夫人说，弗龙斯基伯爵动身到塔什干以前，想到这里来告别。”她没有看她的丈夫，显然不管这在她是多么难堪，她都要急急地把一切说出来。“我说我不能够接待他。”

“您说，我亲爱的，这要看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意思。”培特西公爵夫人纠正她的话。

“啊，不，我不能接待他。这完全没有……”她忽然停住，询问似的对丈夫瞧了一眼（他没有看她），“总而言之，我不想……”

卡列宁上前一步，想要握住她的手。她的第一个动作是缩回自己的手，想避开他那只青筋突出的、湿润的手，但是显然在拼命抑制住